

# 唐家璇回忆录披露中美撞机事件内幕

卸任一年半的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在这个冬天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这一次,是因为其外交生涯回忆录《劲雨煦风》的出版,该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本月5日起在全国公开发售。

从1998年3月担任外交部长到2008年3月卸任国务委员一职,唐家璇经历了中国当时的重大外交大事。由决策者讲述这十年里的外交大事,并且不回避事件的敏感性和复杂性,使得该书一出版就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日前,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高树茂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的独家专访,首次披露了该书的出版内幕。

## 唐家璇精挑细选11件大事

据高树茂介绍,《劲雨煦风》的出版可以追溯到2008年3月,当时唐家璇刚从国务院领导岗位退休。由于外交部有一个讲述外交历史的工程,由一些老部长、老大使讲述他们所经历的外交事件。唐家璇也讲述了一些生动的外交案例,“这些案例可以给后人一个很好的借鉴,年轻的外交工作者甚至现在外交部的领导同志都可以从这些案例中逐步总结出内在的规律。”高树茂说。

在把这些内部的讲稿集结成书的过程中,唐家璇亲自从中选取了十一个专题,并融入了诸个人感悟。在前言中,唐家璇这样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有许多值得记录和书写的历史。”但在最后成书时,唐家璇只选了其中十一件大事,其中包括中日关系转圜、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印巴核试

验,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俄、中越边界谈判,中欧关系,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11件有代表性的外交大事。

对于主题的选择,他经过了认真思考,“考虑到一些事件在外交上的特殊敏感性,还不具备公开发表的条件,本书所选取的只是我所经历的重大外交事件中的一部分。”而在高树茂看来,这十一件大事都有它的时代特点,可以勾勒出十年间中国外交的脉络。

在回忆录的出版过程中,外交部始终有一个负责的小组在指导运作。“外交部的一些年轻人记录整理唐家璇的讲话内容,许多老大使都参与了书稿内容的讨论和编写。”高树茂说。

而唐家璇本人花费了更大的心血,他几乎每天都在讲述,每天都在思考,每天都在讨论。在口述资料形成文字后,对每一段文字他都经过认真的推敲、斟酌、修改。

“在最后审稿时,他还一字一句地进行斟酌和修订。最后又交由外交部审核。”高树茂说。

## 一字不差引用未解密文献

在《劲雨煦风》一书的编辑、世界知识出版社策划部主任李其功看来,唐家璇对所经历的外交事件的所有具体细节并不可能一一记入脑海,因此,在编写回忆录过程中,就有必要核对和引用外交档案,“可以说是一个字不差地引用了大量还未解密的外交文献。”

而在高树茂看来,书里向读者透露出中国外交的诸多信息很有价值。“虽然书里披露的内容都属于历史档案,以前有新闻记者通过采访对这些事件形成描述。但作为决策者来讲述这些历史,一定有许多新的东西,一定有当时的种种考虑,这种考虑一定是首次发表。”

比如,首次发表的就有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内幕,在书中,唐家璇详细披露了幕后的交涉过程。

2001年4月,布什政府一上台就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美国一向善于操纵舆论,在“撞机事件”发生后六小时,美军太平洋总部便在网站上发表简短声明,将“撞机事件”公之于世。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按国际惯例,保持飞机完整,保证机组人员安全,为飞机和机组人员立即返回美国提供便利条件,而对中方飞机被撞后坠毁、人员失踪,只字未提。

书中透露,4月5日到10日那段时间,外交部部长助理周文重与当时的美驻华大使尚慕杰在北京展开11轮谈判。美国一开始不让步,第一版道歉信,美大使只对失踪飞行员表达关切,中方要求道歉;第二版道歉信则只对飞行员亲友、战友表达遗憾,但称美国不能就此事道歉,中方再次坚决顶回。

在美方提交信件的第五稿中,表示歉意时加重了语气。美方还接受在信中增加“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内容。中方基本接受,在措辞略做修改后,中国最后接受了。

“在撞机事件中,我们运用了大量的外交智慧处理这件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举个例子,那些美国的飞行员,我们为什么要在复活节前放走(他们),完全是考虑飞行员家属在(美国)国内的急切心态,这些在原则允许下的灵活。所以(唐家璇)在决定这些事时,做了明确而正确的决断,这正是中国外交的精粹所在。”高树茂说。

## 记录中日关系转圜点滴

中日关系是唐家璇当外长后重点处理的外交关系,他曾长年在日本工作,对日本最为熟悉。而在2001年到2006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把中日关系引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如何突破这个困境,是唐家璇任内非常关注的问题。

为了打破僵局,外交部对日本

各界广泛地开展工作,为中日关系的转圜铺平道路。“唐家璇为中日关系走出困境付出很多努力。因此在中日这一章他做的感悟可谓全书中最为动人的。”高树茂说。

书中特举一个细节说明安倍当年有意向中方释放善意信号。2006年9月2日,自民党总裁选举开始当晚,安倍晋三夫人在东京友好会馆宴请访日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林丽韞。席间,安倍突然来到会馆。并主动走到林丽韞面前热情握手。在场一些议员见到这位“准首相”就高喊“安倍万岁”。安倍听到后笑着纠正说,应该是“日中友好万岁”。

此后,日方提出希望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后、日本首相选举前的当年9月22日至23日,在东京举行第六轮战略对话。唐家璇在书中写道,此前双方已经举行过数次对话,但从未像这次战略对话那样对中日关系影响重大。“那次谈判非常艰苦。除了每天高强度的谈判之外,最难的是心理上的较量。那几天,形势瞬息万变,日方打出的方案时好时坏。双方甚至数次谈崩,不欢而散。”

最终,经反复较量,双方就克服影响中日关系的现实政治障碍、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达成一致。在此前提下,中方同意安倍首相于2006年10月8日至9日正式访华。

《国际先驱导报》

# “谷子地”寻找30年前战友遗骸

## 寻找人

郭益民,1959年生,许昌人,烈士生前好友、老乡。1979年参加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后在河南许昌一橡胶厂工作。2009年2月开始在许昌、武汉等地街头扯横幅找知情人,准备带失落异国的战友遗骨回家,被称为“现实版谷子地”。

## 被寻找人

李保良,济源人,革命烈士,共产党员,三等功臣,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1979年3月11日夜夜牺牲于战场,遗骨失落异国至今。

## 战场

1979年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两个年轻人约定,活着的人要把牺牲的人带回老家。

炮弹轰鸣,子弹嗖嗖飞过,一个年轻的面孔说:“哥,咱们得相互帮助。”转瞬,面孔越来越模糊……郭益民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看表,凌晨三四点,他点起一根烟,陷入回忆,泪流满面。

30年来,郭益民经常在梦里梦到同一个场景,从此失眠。

郭益民是个老兵,梦中的面孔是他曾经的战友李保良。

1978年11月,郭益民从河南济源市入伍,结识了老乡李保良,两人被分到了同一个连队,同为新兵,又是老乡,两个年轻人在生活上相互照顾,感情逐渐浓厚。他们于1979年1月1日从郑州出发抵达广西,参加1979年边境自卫还击作战。

他们曾坐在一个草垛边聊天,聊战争的残酷,聊战场上的炮弹无限,相互嘱咐对方说:“这第一次出远门,咱俩又是兄弟又是老乡的,出去后相互招呼着点啊。”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约定,在此之后,两人在广西边境的营地,做了第二次约定,在战场上谁有麻烦,一定要多帮忙。

1979年3月1日,战斗已打响,不断有伤亡人员被从前线抬回来。郭益民再次见到了李保良,两人约定,“不管谁在战场上牺牲,活着的一定要带对方回老家”。

这是郭益民见到李保良的最后一面。

同年3月11日晚,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李保良所在的重机枪班坚守在阵地最前沿,作为副射手的李保良被炮弹所伤,经抢救仍不幸身亡,时年19岁。

撤离战场后,郭益民才得知李保良牺牲,他的脑海里不断出现两人最后见面的情景,那个约定反复在他脑海中出现,促使他要回去找回李保良的遗体,但那已经不现实了。

30年后,郭益民已经50岁,他几乎每天都会想起远在异国的兄弟,想起当年的约定,不断的怀念,无尽的愧疚,折磨得他时常无法入眠。由于条件不具备,直到2008年他才下决心尽所能找回兄弟的遗骨。

## 许昌

第一次悬挂“寻找烈士遗骸”条幅,得知当年抢救过李保良的人叫许平,在武汉。

从今年5月份开始,郭益民就把“寻找烈士遗骸”的横幅悬挂在很多城市的街头。

郭益民“寻找烈士遗骸”是从2009年2月份开始的,寻找遗骸的第一步,是需要确定当年遗骸失落的具体位置,而这只有和李保良最后在一起的战友知道。这个战友是谁,郭益民并不知道。他决定求助当年的老部队,辗转几天后,他找到了一份当年的战役资料,资料只能确定当时的阵地位置。但是对

于李保良,老部队并没有清楚的线索。

郭益民决定把能够回忆起来的战友也列为烈士生前证人:“一等功臣,赵德宽,河南济源;连长,冯汉欣,广东……”郭益民说,这些战友或许知道李保良当时的具体情况。

当时他听说,“很多人通过网络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不会上网的他,托人把寻人信息挂在网上,希望得到消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音讯全无。

站在街头寻找,是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悬挂条幅只不过是“扩大影响,更醒目”。

5月份,他在河南许昌街头,第一次悬挂起了“寻找烈士遗骸”的条幅,希望碰巧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让他欣喜的是,这个方法,果然让事情有了转机。

当时一个男子问:“你找赵德宽?是不是高高瘦瘦的?”……在赵德宽那里,郭益民得知,当时应该是一个叫许平的人抢救过李保良。而许平在哪?赵德宽并不知道,一个大概的范围是,许平原籍湖北武汉。

## 武汉

找到了许平,他回忆,自己并不是最后一个见到李保良的人,而是战友陈建国。

“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我一个老乡叫李保良,在掩护大部队撤退时,牺牲在战场上。”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叶落归根,我要把他安葬在应该安葬的地方”……

2009年10月14日,武汉,郭益民把“寻找烈士遗骸”的横幅悬挂在一条热闹的马路上。

10月1日,郭益民到了湖北武汉,一边打工,一边寻找许平。

街头扯横幅并没有引来许平,来的是《长江商报》的记者,听说郭益民的寻找故事,记者发了一篇《老兵许平,你在哪里》的报道,帮助郭益民寻找。

10月20日,武昌一个派出所传来好消息,许平找到了。许平回忆,李保良牺牲于1979年3月11

日,当晚11时多,敌人对阵地发起了二次进攻,一枚弹片穿过10厘米厚的防护板,击中了副射手李保良的颈部。李保良的遗体蜷缩在战壕里,许平和班长一个用肩膀扛起,一个在战壕上往外拉,遗体总算弄出来了,交给了一个叫陈建国的战士。

“遗体弄出来后,有个战士受伤了,我就过去帮忙包扎。”包扎完伤口,许平猛地回头,发现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当时,我脑子一下蒙了,就一口气从斜坡冲到谷底。”

许平回国后才得知,由于当时情况紧急,李保良的遗体并没有抢救回来。“几十年了,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我常常跟老婆说,我有个战友,战死在国外”。许平称,他并不是最后一个见到李保良的人,而是战友陈建国。

## 长沙

找到了陈建国,他回忆,当时把遗体背至一公路处,由于情况紧急,只能放弃。

陈建国,原籍湖南。这是郭益民唯一的线索,他决定去趟长沙,像找许平一样寻找陈建国。

11月24日,郭益民赶到长沙,和当地战友龙利国开始了新一轮寻找,三天五百多公里的路程,一个个陈建国出现了,一个个又被否认了,线索难道就此中断?

11月27日,一个好消息传来,在长沙坪塘的工厂里,有一个叫陈建国的。郭益民不敢相信,而在见面的那一瞬间,郭益民说:“有三四十米远,我一眼就看见,那就是老战友陈建国……”

在陈建国的回忆下,李保良遗骸的具体位置更加清晰:“那晚9时,敌军对我军展开进攻,我们进行了坚决阻击,共打退敌人5次。在换弹链时,敌人一火箭弹击中机枪阵地,一弹片穿过10厘米厚的防护板,击中保良颈部右大动脉,经过紧急抢救后,我把保良背下阵地至山下一公路处。保良已牺牲在我怀中,这时,接到上级撤退指令,而敌军距离只有十几米,只能

边打边撤,领导看到后说:“情况紧急,把遗体放下吧。”于是在无奈之下告别了战友的遗体。在陈建国的回忆下,他们标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位置:距离当时阵地100至150米的马路边。

## 济源

郭益民第一次见到李保良的亲人,与其弟弟李有良结为兄弟。

早在今年3月份,郭益民就去了当年战役打响的地方,广西凭祥一个小镇探路,三十年的变化,已让郭益民无法辨认出当年的场景。担心李保良的遗体在外裸露太久会风化,他曾特意去咨询骨科专家。一个战友提供了当时的地图,从地图上,郭益民再次明确了当时作战的阵地,通过陈建国的辨认,也逐步明晰了遗骸的具体位置。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远赴当年阵地,寻找烈士遗骸。

12月13日,在河南济源市轵城西留养村,郭益民第一次见到了李保良的亲人,其父母均已去世,家里还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双方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郭益民更是边哭边频繁地道歉:“老姐姐,我没能把保良带回来,对不住你们啊!”

李家人未埋怨郭益民,而是感谢他的义举,由于李保良的弟弟李有良当场认了郭益民为哥哥,兄弟俩的手紧握在一起,泪流不止。

据李家人介绍,保良离开家之前曾表态“不当英雄不回家”,也没有往家寄过信,当时家人都十分担心他,后来知道他牺牲后,一直以为保良的尸体就在广西烈士陵园。在他当年的遗物中,保良曾写下“宁愿往前一步死,不会退后一步生”的豪言壮语。

郭益民说,他初步计划12月16日左右去广西,找当地的志愿者以及老战友帮忙,寻找回失落在他乡30年的兄弟遗骸。“过去这么多年,保良也该回到祖国了。”

30年了,那个阵地是否还在?那条公路是否拓宽?一切都是未知数。但郭益民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  
《郑州晚报》